

文學創作的「隱蔽文本」

——從《明台報》看陳千武對太平洋戰爭的文學見證

文／羊子喬 公共服務組 圖／台灣文學館

1943年，當時21歲的陳千武以「台灣特別志願兵」身份離鄉踏上征途，1946年發起「明台會」、於新加坡集中營時主編《明台報》，至1946年7月返抵台灣，歷經達二年十個月的太平洋戰火淬鍊。太平洋戰爭經驗對陳千武而言，是生命的烙印，也是他看待社會的基礎。

一、隱蔽文本再現歷史側相

曾經參與組織「明台會」、主編《明台報》的陳千武，把珍藏65年的油印報紙5期9份捐給台灣文學館，為戰後初期的台灣提供歷史見證；欲了解自日本投降至二二八事件及隨後三個月國軍對台灣人的屠殺期間，台灣人的期望是什麼，《明台報》提供了珍貴的原始資料，這些資料可說是陳千武戰後文學創作的「隱蔽文本」。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 James C. Scott (1990:4-6) 認為在從屬者與統治者的互動間，可以區分出「公開言行」(public transcript) 和「隱蔽文本」(hidden transcript)。從陳千武相關的太平洋戰爭文學作品敘事中，不僅是個人建構自我認同的方式，也是理解社會行動和社會現象的重要依據。

太平洋戰爭經驗對陳千武而言，不只是生命的烙印，也是他看待社會的基礎。因此，透過不斷的書寫，文學成為陳千武展現存在感和自我認同的載體。所以，陳千武經常說：詩是一種抵抗。然而，陳千武在文學中如何具現太平洋戰爭的情境呢？

二、面對戰爭的迷惘

詩人陳千武於1939年8月陪著堂兄回到名間庄役場（鄉公所）加班看到故鄉戶外的夜景，有感而發地寫下生平的第一首詩〈夏深夜 き一時〉（夏深夜的一刻），從此邁向文學之旅。對於置身戰爭



1946年6月於新加坡集中營所成立的「明台會」的會徽原稿。

期中學生的陳千武而言，其戰爭陰影無所不在，因此，於1939年11月10日又在《台灣新民報》學藝欄發表的〈夕陽西下〉一詩，雖是描寫大自然的作品，也都充滿了戰爭語言：

風雲躁急
相思樹被風掀起像鴛鳥尾巴
黑雲聚集在發出動員召集令的太陽直下
飛走的風和雲
寒冷的天和草原
啊！今宵的演習，在黑暗裡的
突襲攻擊，什麼時候會開始？
士兵們圍集在一隅，興奮地
風雲躁急
緊急直飛的、風和雲…

從這首詩可以想像整個台灣已陷入戰爭體制，

當詩人面對戰鼓聲激昂時，其詩作語言使用，也受到影響，詩中充滿軍事用語。

1942年4月已從台中一中畢業年餘的陳千武，志願成為「台灣特別志願兵」，7月20日進入台北市六張犁「台灣特別志願兵訓練所」，接受第一屆前期兵受訓，12月20日結訓，回到豐原擔任青年團教官三個月。

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者眼中是沒有資格當兵的，由於1937年蘆溝橋事變之後，台灣總督府應日本軍部的要求，才在台灣募集軍夫、軍屬、通譯……等人員。日本佔領華南之後，台灣總督府更派遣府內各部門官職員、技術員，各種衛生、產業調查隊、警察隊，協助中國佔領區的重建及治安維持工作。1941年6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情勢日形迫切，始經內閣會議通過「台灣志願兵」制度，於1942年4月實施；尤其1942年日本佔領東南亞、南洋之後，戰事陷入苦戰，更需要補充兵力，因此，透過媒體鼓舞台灣青年投身志願兵。第一回陸軍志願兵募集分為前、後兩期，志願者高達42萬6千名，正式錄取者僅1012名，¹陳千武就是其中的一位。

就當時歷史情境的時代氛圍而言，陳千武在二十萬人報名「志願兵」，能夠突圍而出，成為「台灣特別志願兵」，相信是一種榮耀，也是台灣人要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必經的捷徑。

陳千武在成為志願兵之後，受到日本女性的認同與愛慕，他在小說〈京子的愛〉有深刻的描寫：

後天就要離開家鄉了。早上，秀玲才交給我一個厚厚的大信封。拆開一看，是一張優美的綿紙包著一方手帕。照風俗，手帕是表示分離時送的。京子的意思，就是從此永別？我把摺



陳千武捐贈《明台報》共5期「9份報紙」，本館研究人員拜訪陳千武伉儷（前排），後排左起洪彩圓、楊順明、許素蘭、張信吉。

好的手帕掀開，剎那，驚嚇地跳起來。血！白色的手帕染了一大片紅血。像日本的國旗，京子送給我染血的手帕，這該表示什麼？京子的便條寫著：「想了很久很久，我終於想通了。你為什麼不願到我家來。你不願表示愛情，不願留下沒有前途的牽連。但是現在我要說『我愛你』，說一千遍一萬遍的『我愛你』。我把無名指割破，取出聖淨的鮮血，沾染手帕獻給你。我想這樣子永遠和你同在。我愛你，祝你武運長久。」²

因此，小說中的我感動地流淚了。然後一個人搭上小火車，跑到離十里遠的糖廠去找京子，因為京子的父親在糖廠當主管，她們住在糖廠公家宿舍。

1 柳書琴《荊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7月，頁281-282。

2 〈京子的愛〉原載《台灣新生報》副刊，1964年8月17日。

她張開雙臂緊緊地擁抱我，我捧起她的臉，親吻了幾次。然後沿著田間小路，到她家去。京子的母親也很高興地招待我。她說：「京子，為了你要出征，這幾天，每天出去縫了千人針，要送給你呢」。哦！千人針，是請一千人每人縫一針，以千人的熱情禱告出征者武運長久的一條圍肚子的白布條。京子在母親的面前，把千人針交給我。我接收了京子最崇高的愛，坐在塌塌米上，行了日本式的敬禮道謝了。³

對於志願成為「志願兵」，而能獲得異族的認同及愛情，由此觀之，「志願兵」是皇民鍊成必經的捷徑；而身為被殖民的陳千武成為志願兵，是出自於自由意志，或是他在時代浪潮鼓動下的「特別志願」，其實已很難判讀。

1943年4月1日他進入台南市「台灣第四部隊」，為二等兵，接受新兵訓練，9月27日轉屬「台灣步兵第二聯隊」，升一等兵，28日從台南屯營開拔，30日陳千武搭上運輸艦從高雄港出發。對於在前往高雄港的心情感受，陳千武在小說〈旗語〉也有感人的描寫：

田村京子站在學校玄關的屋頂，二樓陽台上，穿著一身緊束的黑色運動褲，向逐漸離去的隊伍揮手。她底雙手拿著淺紅的小旗子，張開手臂把旗子上下互揮。林逸平知道她要打旗語信號，便告訴跟在後面的彈藥手金城說：「金城，請你看讀她的旗語在說甚麼？」

金城便小心的背著路走，向學校二樓陽台上的京子揮著雙手，表示他要接受旗語通訊。田村京子的小旗子，左右大揮了一陣，便開始說話了。金城很高興地邊走邊大聲的開始唸旗語。重機鎗隊的戰友們，一面踏著步伐，一面聆聽

著，臉上不時泛著輕爽的笑容。

「我—、要—、你—、們—、活—、著—、回—、來—。我—、等—、著—、永—、遠—、等—、著—、等—、著—、等……⁴

在出發的前一晚，他們認識了軍隊駐紮的學校體育老師—田村京子，當田村京子知道他們即將出征，而給他們擁抱與親吻。「田村京子這樣大膽的舉止，使林逸平的反應更加快速，兩個人緊緊擁抱起來，且竟也意想不到的，交換了一次長吻—。這是相逢和分離連結在一起，最短最興奮的一個吻。」⁵因此，才有隔日以旗語送行—「我要你們活著回來。」由於志願從軍，而搏得日本女性的祝福，是陳千武小說的重點描述，凸顯皇民化、大東亞戰爭時期的國家認同。

10月16日在新加坡昭南港登陸，26日從昭南港出發，29日在爪哇雅加達登陸，30日到溫魯斯島，然後輾轉到爪哇泗拉巴亞，12月15、16日參加帝力、老天海上戰鬥，17日登陸帝汶島老天，編入台灣步兵第二聯隊第三機關槍中隊，參加濠北地區防衛作戰。

三、被支配者的相濡以沫

陳千武在濠北地區防衛作戰中的情形，第一件事是構築海岸地帶的防衛據點，由於日本皇軍預防澳洲空軍的偷襲，必須加強海岸地帶的封鎖線，在敵軍可能登陸的海濱構築陣地，準備海防作戰。

—我以為在戰地，會碰到敵人交戰，沒想到來到這麼遠，要做苦工。

³ 同註2。

⁴ 〈旗語〉原載《台灣日報》副刊，1981年8月27日，後收入《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台中：熱點文化，1984年11月，頁20。

⁵ 同上註，頁19。1999年《獵女犯》改為《活著回來》，與〈旗語〉這篇小說有密切關係。



這是曾經到過前線作戰的士兵共同的心聲，他們何嘗想到，一旦短兵相接，要面對生死關頭，哪來埋怨？陳千武在濠北地區一共待了一年九個月，由於盟軍在海空雙方佔優勢，因此日本補給路線均被切斷，帝汶島上的日本部隊變成孤軍，帝汶島形成天然的俘虜島。部隊為了糧食缺乏，便通知部落酋長提供土地，讓士兵們去開墾，同時也徵召當地土人來幫忙。在就地求生的俘虜島上，軍中的同性愛慾，以及領導階級與當地土著女人的性關係，陳千武在〈獵女犯〉、〈迷惘的季節〉都有精彩的描寫，其中對於人性的刻劃，尤其林兵長是日本准尉的玩物，除了要在晚上替准尉按摩——馬殺雞之外，還要成為准尉發洩的對象，林兵長何嘗不是如同慰安婦一樣？

當林兵長進入賴莎琳的房間時，兩人默默相對，賴莎琳說：

—你不是也來狩獵？

林兵長知道賴莎琳的話意，其實誰是真正的獵者？在林兵長與賴莎琳緊緊擁抱時，他們掉下共同

陳千武從1946年6月18日起於新加坡集中營創辦《明台報》1-5期，第一號6月18日、第二號6月19日、第三號6月20日、第四號6月22日、第五號6月24日發行。



〈獵女犯〉為陳千武撰寫有關太平洋戰爭的自傳體小說。



此三張為「明台會」會長林益謙於第1號所發表〈胎兒之言〉的原稿。

的辛酸淚，充分傳達了被壓迫者的無奈和悲哀。

陳千武的參戰過程，直到1945年7月15日退出臺北地區防衛作戰，16日從帝汶島帝力出發，參加勢第三號作戰，19日在爪哇島普羅波林哥登陸。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陳千武所屬的部隊被英軍俘虜、接管、指揮，轉而參加印度尼西亞獨立軍作戰，直到11月7日，陳千武才退出軍隊，被編派到台灣同鄉會萬隆支部服務，才結束戰爭生活。然而，待在同鄉會的日子，可說閒得發慌。1946年2月12日，由於發現當地住民的走私案件，引發衝突，陳千武的左上膊神經遭人切斷，送到萬隆第五陸軍病院醫治，3月5日才出院。

戰爭已經結束將近七個月，戰場上的台灣人返鄉依然遙遙無期，1946年4月25日，他們進入雅加達集中營，在收容一千多名台灣人的集中營，大家苦中作樂，發起「明台會」，舉辦好幾場文化活動；6月10日，轉入新加坡集中營，才露出返鄉的曙光，6月18日起，主編《明台報》⁶，到7月返台之前，一共出版五期。由於主編《明台報》的關係，陳千武文學之路重新出發，開始發表日文詩作

〈會員之覺心〉及隨筆〈渣滓—昨今的反省〉，並且每期寫編後記。在〈會員的覺心〉第一節〈沒有邪心〉如此述說：「藍天遙遠／保持心的純聖啊／只顧利己的醜態／令人嘔吐／巧妙的陰謀是／下賤之下／在月夜的崗上／一清淨地／奏起美麗的琴線吧」⁷這也是陳千武重獲詩心的告白。

1946年7月14日，陳千武從新加坡出發返台，20日登陸基隆港，當天半夜終於返回豐原老家，此時戰爭已經結束將近一年，家人以為他——陳武雄已經戰死南洋，由於他的出現，讓家人驚恐狂喜萬分。從1943年9月30日由高雄港踏上征途，到1946年7月20日回到豐原老家，一共經歷了二年十個月。這其中接受戰火的淬鍊，也經歷野地求生及與當地土著相處的經驗。✉

6 陳千武發起「明台會」，主編《明台報》，共出版五期，見《陳千武作品集》〈年譜〉，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0年6月出版。

7 〈會員的覺心〉，收入《陳千武詩全集》(二)，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3年8月，頁3。